

《但以理书》——第五十四号

揭示末后的日子：但以理寻求明白

Jeff Pippenger

2024-01-18

我们最近的一篇文章以《先知与君王》中的一段话作结,其中怀特姐妹指出,但以理正在寻求“明白耶利米所预言的七十年的被掳,与他在异象中听见那天上的来访者宣告在上帝的圣所得以洁净之前将要经过的二千三百年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又借着另一个异象,关于将来之事得到了更多的光照;在这异象的末了,但以理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另有一位圣者对那位说话的圣者说:‘这异象要到多久呢?’”(但以理书 8:13) .所给的答复是:“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第14节),这使他困惑不解.他恳切地寻求这异象的含义.他不能明白,借着耶利米所预言的七十年被掳,与他在异象中听见那天上的使者宣告在上帝的圣所得以洁净之前必须经过的二千三百年之间,有什么关系.天使加百列给了他部分的解释;然而当这位先知听见“这异象.....要历许多日”的话时,他就昏厥过去.他记述自己的经历说:“我但以理昏倒,病了数日;随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它。”(第26、27节)《先知与君王》,553、554页.

米勒派信徒从未对他们所宣讲的根本信息有完全的理解.当时候到了,犹大支派的狮子要就“七次”提供更多的信息,他们却转入老底嘉的状态,并在七年之后完全拒绝了“七次”的亮光.他们从未看见七十年与二千三百年之间的完整关系,而这正是但以理曾殷切寻求明白的.但以理代表末后日子的神的子民.

让土地享受安息年,是赐给古代以色列的约中的一部分,其中规定土地每逢第七年要休息.那约还包括七年为一轮、重复七次的周期.它规定在被称为禧年的庆典期间,于七个七年周期(四十九年)结束时,释放奴隶并归还地产.犹太人没有遵守这些约的原则,《历代志下》指出,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七十年被掳,代表此前四百九十年的悖逆.在四百九十年中,如果古代以色列遵行《利未记》二十五章所规定的约中的指示,那么土地本应总共有七十年得以安息.圣经中的一年为三百六十天,而三百六十天乘以七(“七倍”)等于二千五百二十天.

这七十年与地土的安息有绝对的关联,而这又与“七倍”有绝对的联系.但以理是在寻求“明白.....的关系”,即“七十年的被掳”与“二千三百年”“在上帝的圣所得以洁净之前”之间的关系.因此,他是在寻求明白“chazon”异象与“mareh”异象之间的关系.若不承认《利未记》二十五、二十六章中的地土安息与耶利米所说的七十年被掳相联系,就不可能明白那种关系.如果你不相信“七倍”代表二千五百二十年的预言时期,你就把自己排除在但以理在末后的日子所代表的那一群人之外.米勒派相信“七倍”是一项时间预言,但复临派如今已不再如此认为.

但以理与所有先知一样,预表世界未了的上帝子民,而怀特姐妹关于他想要明白七十年(“七次”)与二千三百年之间关系的评论,表明了末后的上帝子民应当具备的渴望.正如先前的文章所述,1843年和1850

年的图表上所呈现的真理,无一不是在怀特姐妹的著作中得到直接且反复的支持.

米勒的宝石将在末时的午夜呼声中闪耀得明亮十倍,由此,这些宝石就成为复临运动童女的末后考验.那些宝石,就是哈巴谷的图表上所呈现的基础真理,也是那只宝匣中的宝石——那宝匣被放在米勒房间中央的桌子上.基础考验就是末后的考验;同样,预言之灵的权威也是末后的考验.拒绝那些在米勒异梦中以宝石所预表的基础真理,就是同时拒绝预言之灵.

撒但最后的迷惑,就是要使上帝之灵的见证失去效力.“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言29:18).撒但将巧妙地以不同的方式,并借着不同的媒介,来动摇上帝的余民对真实见证的信心.他会引入假异象来迷惑人,把假的与真的混在一起,使人厌恶,以致把凡冠以“异象”之名的一切都看作是一种狂热;但诚实的人借着对比真伪,就能将二者分辨出来.«信息选粹»第二卷,第78页.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1798年至1844年间米勒派历史中出现的知识的增加,但我们也指出,尽管米勒派在他们对预言的应用上是正确的,他们仍受限于他们被兴起的历史环境.我们如今处在末后的日子,并且处在复临运动的最后一代(第四代).在这一时期,复临运动被传统与习俗(贗品珠宝)灌输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它已不再知道其根基真理是什么.不知道那些真理是什么,使复临运动无法明白这些真理的重要性,也使一再发出的要保护并保存这些真理的命令变得毫无意义.

在进一步探讨加百列对乌莱河异象的解释之前,我们将先讨论几个与基础真理和预言之灵权威相关的要点.现代神学家主张,以下经文指出,圣经中最长的时间预言是二千三百年.

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传讲“国度的福音”的门徒所经历的事,在宣告他第二次降临信息之人的经历中也有其对应.正如门徒出去宣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米勒和他的同工也宣告,圣经所呈现的最长且最后的预言时期即将结束,审判在即,永远的国度将要开启.门徒关于时间的宣讲是建立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七十个七之上.米勒及其同工所传的信息则宣布但以理书8:14中二千三百日的终了,而七十个七是其中的一部分.两者的宣讲都以同一宏大预言时期中不同部分的应验为根据.

像最初的门徒一样,威廉·米勒及其同伴们并未完全明白他们所传信息的要义.教会中由来已久的错误使他们无法对预言中的一个重要要点作出正确的解释.因此,虽然他们宣告了上帝托付给他们要传给世界的信息,但由于误解其意义,他们经历了失望.«大争战»,351.

该段话说:“米勒及其同伴宣称,圣经中所呈现的最长且最后的预言时期即将届满”,而神学家则声称,这个最长且最后的预言时期就是两千三百年.他们进一步声称,这正是怀特姐妹在这段话中所指认的,因为据他们说,她是在直接谈论两千三百年的时期.他们对七十年与两千三百年时期之间的任何关系视而不见.他们也但对但以理所寻求明白的亮光视而不见.

艾伦·怀特是米勒派信徒,她熟悉那些标注在1843年先锋图表上的信息,以及由F·D·尼科尔斯出版的1850年先锋图表上的信息.1850年的这张图表由尼科尔斯制作,就在詹姆斯和艾伦·怀特与尼科尔斯同住期间,于尼科尔斯的家中编制完成.圣经中在这两张图表上都有所呈现的最长预言时期并不是两千三百年,而是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

宣称前面的那段经文是受启示的界定,认定两千三百年是最长且最后的预言时期,这就使怀特姐妹的著作自相矛盾.若她相信神学家对这段经文的主张,那么当她认可那些支持“七次”的图表时,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看见,1843年的图表乃是由主的手所指引,不应被更改;其中的数据正如祂所要的;祂的手覆庇其上,并将其中某些数字上的一个错误隐藏起来,使任何人都不能看出,直到祂的手被挪开。”《早期著作》,74页。

那些想要维护自己传统和寓言的人,可能会辩称:在1843年的图表上,主用祂的手遮住了“七个时期”的错误,直到后来才把手移开。这个前提的问题在于,怀特姐妹已经指出主是什么时候把祂的手从这些数字上移开的:祂在1844年10月22日之前、就在第一次失望之后不久就把手移开了。在她关于那次事件的见证中,她指出了被纠正的错误,而且很清楚那个错误并不是“七个时期”。

那些忠心而失望的人们,虽然不明白他们的主为何没有来,却没有被留在黑暗中。他们再次被引导回到他们的《圣经》,去查考预言的时期。主的手从这些数字上移开了,错误也得到解释。他们看出,预言的时期一直延至1844年,而他们曾用来证明预言时期在1843年结束的同样证据,反而证实这些时期将于1844年终止。《早期著作》,第237页

当主的手“从数字上移开,错误也得到了解释”时,他们便认识到,“他们曾用来证明预言时期在1843年结束的同样证据,其实证明这些时期将于1844年终止。”起初被认为在1843年结束的那些预言时期,呈现在1843年图表上;这张图表是三百位米勒派传道人每人所使用的图表。那张图表上所列、被认为在1843年结束的预言时期,包括: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的二千三百年、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二千五百二十年,以及但以理书十二章的一千三百三十五年。第一次失望之后,主将他的手从那个错误上移开,米勒派随即认识到,那些曾用来断定预言时期在1843年结束的同样证据,其实证明这些时期在1844年才结束。

1850年图表于1850年制作,并于1851年1月开始发售。艾伦·怀特记载说,这张图表也应验了《哈巴谷书》,正如她关于1843年图表所记载的那样。那张图表还将最长的预言时期表示为《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

“我看见 神在尼科尔斯弟兄所出版的图表之中。我看见,圣经中有关于这图表的预言;并且,若这图表是为 神的子民所预备的,若它对一个人是足够的,对另一个人也同样足够;若一个人需要把一张新的图表画得更大一些,那么所有人也同样都如此需要。”《文稿发布》,第13卷,第359页。

断言怀爱伦姐妹关于米勒派“宣称圣经所显明的最长且最后的预言时期即将届满”这一事实的陈述是准确的,因为他们确实如此宣称。声称“最长”的“预言时期”就是两千三百年,这样的说法使怀爱伦姐妹的见证自相矛盾,也与史实相违背。相信那种荒诞之说就是相信谎言;在末后的日子里,那些选择相信谎言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爱真理。

耶稣并没有奇迹般地给自己注射某种神圣的麻醉剂,以便度过十字架的苦难。耶稣承受的是神圣的苦难,远非任何受造物所能忍受。然而,人类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启示表明人类也当像他一样得胜。使基督能忍受十字架之苦的,是他所具备的一种特质,而人类也同样具备这种特质。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忍受了十字架,轻看羞辱,并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 12:1。

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因为他面前有一个目标;而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的,因此也是被目标所激励的存在。这是我们受造设计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被引导去相信,明白复临信仰的

根基并不重要,我们就不会有动力去做这件事.能够由圣灵唤起、以克服那老底嘉状态的唯一神圣动力,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真理的爱将会受到考验,因为那些为抚慰我们发痒的耳朵而设、轻而易举的习俗与传统触手可及.如果我们在老底嘉式的安逸中,对亲自明白真理毫无渴望,我们就会迷失.这就是今日复临信仰的光景.

但以理是末后的日子里神子民的一个榜样,他们正借着预言的话语寻求明白七十年被掳与二千三百年预言之间的关系.把二千三百年的预言认定为最长并且最后的预言时期,就是拒绝复临信仰的根基真理,同时也拒绝先知之灵的权威.声称米勒派在提出最长且最后的预言时期时指的是二千三百年,就是在否认历史记载.

“对于未来,我们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所当惧怕的,乃是我们忘记主如何引领我们,以及祂在我们过去历史中的教导.”《生活素描》,196页.

加百列来是要使但以理明白“mareh”和“chazon”这两个异象,并嘱咐他在心里将这两者分开,尽管它们显然具有预言性的关联.该异象包括了第七章和第八章圣经预言中的列国,这是对第二章中同样列国的重复与扩展.其中的信息包含一段天上的对话,把一个异象描绘为对神的圣所和子民的践踏,另一个异象则描绘为恢复子民与圣所的工作.

当加百列给出解释——这解释最终成为米勒派所宣讲信息的核心——时,两个异象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凡遵行那项命令、在思想上将该解释区分开来的人都应注意到这一点.其中一个区别体现在两个词上,这两个词都被译作“已定”.

为你的百姓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下七十个七,要止息过犯,结束罪恶,为罪孽成就赎罪,引进永远的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膏那至圣者.你要知道并明白:从出令恢复、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者一君王的时候,共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街道与城墙必再被建造,且在艰难的时期中.过了六十二个七,受膏者必被剪除,却不是为他自己;那将要来的君王的民要毁灭这城和圣所;其终必如洪水冲到,直到战争未了,荒凉之事已被定.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为期一个七;在这一七的中间,他必使祭祀与供献止息;因那可憎之事横行,他要使其荒凉,直到所定的结局,所预定的毁灭必倾倒在那荒凉者身上.但以理书 9:24-27.

七十个七(四百九十年)已经定在这百姓和这座圣城上.被译为“定”的那个词意为“切断”,并指出了给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一段时期或宽限期.这也代表了导致耶路撒冷被毁以及七十年被掳的那段叛逆时期.于是这四百九十年便被“划定”,以第三道诏令为起点.先前那四百九十年的叛逆带来了尼布甲尼撒的三次进攻、耶路撒冷的最终毁灭,以及历史上的以色列在历史上的巴比伦中七十年的分散与被掳.

第一道谕旨标志着被掳的结束,以及重建耶路撒冷工作的开始.第三道谕旨标志着二千三百年期的起点.第一位天使的到来标志着属灵以色列在属灵巴比伦中长达一千二百六十年的被掳告终,并且标志着一个为期四十六年的时期的开始.在这段时期里,基督使用米勒派,使他们脱离被掳,并建立属灵的圣殿.

在第二十六节和第二十七节中两次被译为“determined”的那个词是“charats”,其意思是“伤害”和“谕令”.按预言“已经命定”教皇制将在第一次忿怒结束时受到致命的“创伤”.这与《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中所用的是同一个词.

王必任意而行;他必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并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忿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但以理书11:36.

在第三十六节,“那王”指的是教皇权.教皇权将一直昌盛到1798年,那时它会受到致命的伤.然后,第一次“忿怒”将要“完毕”,因为那“忿怒”已经“定了”(预定)要“成就”.在针对以色列北国的第一次“忿怒”结束之时——它始于公元前723年,终于1798年——教皇权受了“一道致命的伤”.“determined”这个词的意思是“伤”.

我看见它的一个头仿佛受了致命的伤,那致命的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惊奇,跟从那兽.启示录 13:3.

米勒派的预言框架建立在两个带来荒凉的权势之上:先是异教,其后是教皇权.他们明白,这两种权势将践踏圣所和军旅,正如《但以理书》第八章第十三节中的“chazon”异象所表明的.

随后,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对那说话的圣者说:“这有关常献的燔祭和那使地荒凉的罪过,并使圣所与军旅都被践踏在脚下的异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但以理书8:13

教皇的荒凉权势将践踏圣所与军旅,长达一千二百六十年.

但殿外的院子要撇在外面,不要丈量,因为它已经交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我又要赐权柄给我的两位见证人,他们将披着麻衣说预言一千二百六十天.启示录 11:2、3.

在1798年第一次忿怒结束时,预言已决定要“击伤”教皇制度.在但以理书九章中,那一决定体现在最后两节;而那两节中两次被译为“决定”的那个词,是与“chazon”异象相关的;相比之下,第24节中被译为“决定”的那个词,则是另一个希伯来词,并与“mareh”异象相关.代表末世上帝子民的但以理,正在寻求明白这两个异象之间的关系;加百列曾嘱咐他在心中将二者分开.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个话题.

“上帝并没有赐给我们一条新的信息.我们所应当宣讲的,乃是那在1843年和1844年使我们从其他教会中出来的信息.”《评论与通讯》,1905年1月19日.